

別緒

中

——二十年前，是我送你遠行，二十年後，是小明送我出走。命運之神安排得可真巧啊。

的湖畔，那相思樹掉落的紅豆，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憤怒！

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」杜甫早把古人的離愁別緒說透了。可我以為咱們應另有新意：淚流了，要吶喊，血灑了，要抗爭。畢竟，時代不同了。達明，記得嗎？二十年前「X」事件以後，在當局的追捕聲中，你匆匆別我而去。那時，咱們新婚才半年，我已懷孕三個月了。可是，你是負責工作責任的人啊，你必須走，這我明白。臨行前，你說：「我會回來的，芳，等著我。」

我含淚點點頭，望著你走遠的身影，消失在海邊。浪，呼啦呼啦地撲著，每一下都像撲在我的心頭！我依然教著書。等啊，等啊，整整二十年過去了，這之間，形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。

你的老友強哥，被捕入獄，受盡折磨，終於被單獨囚禁在孤島上。當局把他從難友中隔開，大概恐怕他會變成巨人安泰，只要接觸「大地」（民衆），就有無比威力。這可見他們多麼心虛。我想：他只不過是不同意（新馬）立即「合併」，何「罪」之有？

每當想起強哥那魁梧的身影，那喜歡逗笑的性子，心裡就高興，這是受到了他樂觀情緒的感染。他是你的愛喝咖啡的朋友。那時，每當深夜，我給你們泡好了咖啡之後，總愛坐在一旁聽你們高談闊論。你們談的最多的正是「大合併」、「小合併」、「邦聯」、「聯邦」問題。你那傻愣愣的嘴，此時突然能言善辯了。我真忌妒，咱們一同漫步在紅燈碼頭時，你卻總是不言語。我問你「啞了嗎」？你卻說：「我在靜觀太平洋的潮起潮落。」你是哲人，還是呆子？

我那位搞過學運的姐姐，結婚以後，背離了原先的理想，擠身上層社會中去了。我那搞小教的弟弟，隨著華文教育的命運，被擠出教師行列，如今，靠打短工過活。他倒常常提起你。每當想起華校的處境，油然地想起了長滿荒草

在你出走後，萬分悲痛。小明出世以後，她似乎把全神貫注在孫子身上。可是，當你弟弟被徵入伍，在兵營中的「X」事件中丟了性命，她承受不了這個打擊，以後一病不起，離開了人間。你年邁的爸爸，如風中殘燭。他這個當了一輩子的窮工人的老漢，受了過多的刺激，反而變得麻木了。他沉默著，只是抽菸。這次，我依依不捨地向他告別，他倒堅決地說：「去吧，放心的去吧！」

咱們那個沒有見過父親的孩子——小明，現在已經成長了。他那寬厚的嘴唇，那彎曲的頭髮，那棕色的皮膚，竟同二十年前的你一模一樣。不同的是，他腦袋裡裝著的是另一種思想。也許是所謂「代溝」吧，他不太明白什麼叫做悲歡離合，也不知道什麼是骨肉親情。他的道德標準是：「人都得活著，都得為自己打算。」天哪，我畢竟有教養他的責任啊，我將如何向你交代？

你會對我說：「將來有孩子，要教會他拿起十二磅鐵錘，敲碎萊佛士塑像。我是學歷史的，不容許以這個傢伙的名義站在博物館面前曲解史實。」可是，小明如今並不想去拿十二磅的鐵錘。我真後悔，小明從小寄養到我媽媽那兒，被嬌寵慣了。

他會對我說：「媽，你能不能另找一個？」

「住嘴！」我嚴峻地盯著他怒喝。「你想他，他未必想你！」

「他不僅僅是你爸，還和我有著共

同理想。我一轉而緩和地說：「孩子，這你是不懂得的。……讓我怎麼說呢？是我有愧，還是你無知？還是……」我搖搖頭：「不，不！」

誠然，要我守候著你，那不太容易。作為一個知識婦女，我要掙錢養活自己和孩子，並不太難，難的是怎樣堅貞地維護著我們的愛情。它是那樣遙遠，卻又這般親近！……我曾經顛簸在浪濤上，時刻會沉沒；我對抗著另一個可怕的「自己」，以至於時常咬牙、戰慄！

那時，每看到小明的成長，我的心裡總有一份寬慰和著一聲嘆息。你絕不能體會到左鄰右舍那些嘲笑的眼光，是怎樣看待我們這對「單親」母子的！

那時，X逼著那些跟你一樣逃亡的人的妻子、愛人，要她們登報脫離夫妻關係，或者解除婚約，以便達到一箭雙鷹的目的。於是，有人屈服了；但更多的人堅持著。他想搞到我身上來，想讓著獵物似地窺視著我心裡閃現的每一次怯弱。我縱有千百次的怯弱，也絕不暴露在他的狗眼中！

我曾經懦弱過。有一次學運鬥爭，由於有大多顧慮，沒有跟上隊伍。你安慰我道：「嬌弱的小鳥，只要今後敢闖，海闊天空，終於是能飛的。——幼稚的未來是成長和成熟。誰不是這樣過來的呢？」

我記住你的話，去闖，去飛！

我不怕那些陰影的跟蹤，去參加遊行示

成。爲了拯救獄中的難友，我踏出去了，頂多不過把我抓回去，小明已經會走路了，其他的事，我也會好好安排。這對我這門了不得了我，使我從這艱難的逆境中，受到了救濟，結交了一些學友，從那裏到了正義和光明！

那時，偶爾有你的消息，說你在××越獄事件中，陳屍溝旁；說你在森林的一次戰鬥中負傷後死亡。我對制毒內心的痛苦，卻坐落不住胸中抽拉，多少次午夜夢迴，淚淚被枕。我想，你許效「別定得這件」，可是「深因夢想人」哪！可是，漸漸地，我又否定了這般消息。我想：要她你做的不該這個人說，你的老友從軍中帶信說，你，一定

的！

我因著淚，又著淚。
小明似乎看我，他又勸道：「媽，你何必這樣守著這死呢？他把你丟了這麼久，不來一字，你還癡情地等著，你還有幾多時間好等呢？」

我強忍著他，禁不住滿懷哀憤地說：「及等的是反暴的來臨，及等的是暴力的壓迫……孩子，你明白嗎？」

他發聲道：「爲什麼你們的理想像秋一樣叫人憂鬱？」

我無法回答。

終於，你的魂歸宿來了。我考慮了好幾天，也向幾個親朋好友商量過，他們都不太贊成，認爲我拿筆要比扛「槍」強，只是因爲我還有私人的原因，他們也就不便強烈反對。

最後，我下了決心，也想出了「走脫」的種種辦法。

我還不死心，嘗試說服小明，要他一同去找爸爸，這是快小時後向我要過多少回的回。可是，他拒絕了。他

也叫我別上山。現在，我重看，還是尊重他自己的選擇吧，他已經成年了，讓他自己去選。會中編這大吧，但

也當他尊重媽媽的選擇。——我們終於進入了獄。

自從離開了母親，我們給他的現情

太多了，沒有理由

要來他的回報！告別的那天夜裡，在朦朧的燈光下，我望著他高大的

身影，多麼希望能夠再給他幾眼。我不

知道他是不是哭了。然而，我揪心、

淚流，真的，我差

一點回不過這一頭

。我不知道郭老別

妻離子返鄉抗日、

蔡文姬離家回國修

（後漢書）時，心境

是什麼樣子，我可是

感觸萬分呢！

二十年來，是郭老

送小胡送我出走，命運之神安排得可真

巧妙。

在獄途中，我想：也許你會以爲寫出的信已石沉大海，我這小小書房階級知識婦女，早也情別了？我想起咱們初

相識時，有一次，我到你家去，在貧民窟中，身著紫色旗袍，你覺得不順眼，以爲我多過畫中的小花，之後，咱們在獄中中共事了幾年，你才慢慢改變了

。你曾說：我是純樸的，山中見兩，大有潛力，只是將來打算搞教育，有點可惜。可是，我不理你這麼多，我喜歡你的

理想，也喜歡你的純樸。

……

我終於在國外兜了一圈，來到馬基森

林邊的小市鎮了。在尋找聯絡的團體時，心稍有點緊張；在乘坐越野機車深入

入森林小徑時，心情更加緊張。荒涼的

中年漢子，香菸味很濃郁，他交代說：

萬一有人問，你就當作我不識，由我來

答。我這才稍稍安心，我在心裡對自己

說一切聽天由命吧！

在森林中的小徑旁停下，我已覺得很

。後來我把交給一位面容和善的婦女

。然後悄悄走了，終於，武裝戰士接見

了我，四下張望，找不到你，我的心

突然落下千鈞一髮。我猶豫了：這是×

×的危險嗎？還是××無情？……我

人擔心嗎。難道我該做第二個××嗎？

出了這子，製出這頭條新聞嗎？或是，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你離開後，我

的熱情關懷，使我「貧乏如歸」。

這時您傳來「陽春」的大改變，我

熱情更強起來，可是戰士們都若無其事

「這軍事行動要進行多久？」我悄悄

地問。您

「聽說，快的話半個月一個月，有時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「這……」我思：既然還不知道天能

別緒

加中

在行軍駐營的途中，許多新鮮事物吸引著我。我顧不上欣賞千年古樹、綠楊的青澗、的的飛瀑、山谷的翠巖。有一次，我看見男女戰士攜理回來，一大袋一大袋的物件是有六、七十公斤，且是全副武裝，還要爬山涉水，這真是會理軍的老戰士。這樣的行軍路程，已可繞地球一圈以上。我想：這些戰士，就在長年的戰爭中，一點一滴地奉獻自己的青春和生命！

當這些戰士卸下了背包時，我聽到他們的歡聲笑語。看來他（她）們還很「年輕」，一問之下，令人咋舌。有的戰士年紀已和我相上下，我還以為他們只有二、三十歲。這豈不是進入了「在山只七日」的仙境嗎？

此刻，對於這支隊伍，我已深信不疑。

走了三天，來到另一個單位，又意外地看到了當局否心孤詣過癮的人，我停了一陣，然後伸出雙手扶著他，以較重長輩的心情，向他致意。這個人，我似乎認識，又不認識，他的話語，有我熟悉的鄉音。他笑著說：「你知道你走的山路為什麼這樣長！因為，這是二十個春秋捲起來的酸棗啊！」

嚮有像咱們這麼老的牛馬織女？——我無得臉上一陣熱，卻也跟著笑了。這時，我特意睜眼一看，想要尋出強悍的形象，他不是也愛這麼逗笑的嗎？呵，不，他現在還被囚禁在孤島上啊！

長者遞給我一張你剛剛寄來的便條，寫著：「萬，多幾天也許就能見到了，我在這裡等你。X月X日，達明。」

我把這便條偷偷貼在臉上，不是要覆它，而是要喚喚迷惘過戰軍砲火的紙張，究竟含有多少火藥味！

在長者和我的談話過程中，我的眼前閃光在倒流，回到了五十年代的學運集體，六十年代左派的分裂，七十年代的街頭鬥爭，以及八十年代最高學府的被關閉。……從我踏入中學的門檻，就受到了進步思想的影響，多少親人、戰友倒下去了，我毅然要一怒向刀叢覓小詩。於是，我來了。這便是我深恩的結果。至於小明，呵，就讓時代去教育他吧！

我還要翻過多少山，涉過多少水，我不知道。

我在山上行旅，恍惚中，彷彿聽到你在北面呼叫，雨前卻有小明在喊：「好喇，我的一家」在半島上連串了起來！

親愛的，我來了！

（下）
（寫於泰南）

(3)

新詩
兩家
2/12/00

微笑的將軍

加中

他低笑著，
右手搖著煙袋，
左手拭著光頭，
腳下跟著民衆的身軀，
宣佈自己是皇帝！

儘管民衆憤怒了，
翻身站起，
朝他臉上唾沫，
他還是微笑著，
宣佈自己是和平的象徵。

他低笑著，
暗中閃爍，
鮮血染上獨立宮的白牆，
民衆怒吼了，
像地震，像火山爆發，
一夜之間，他橫劍了！

他橫劍了，
翻著白眼，
口吐白沫，
他還低笑著，
——帶著怪屍還魂！

（寫於泰南）